

黃帝內經·素問

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醫之治病也，一病而治各不同，皆愈何也？

岐伯對曰：地勢使然也。

故東方之域，天地之所始生也。魚鹽之地，海濱傍水，其民食魚而嗜鹹，皆安其處，美其食。魚者使人熱中，鹽者勝血，故其民皆黑色疏理。其病皆為癰瘍，其治宜砭石。故砭石者，亦從東方來。

西方者金玉之域，沙石之處，天地之所收引也。其民陵居而多風，水土剛強，其民不衣而褐荐，其民華食而脂肥，故邪不能傷其形體，其病生於內，其治宜毒藥。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。

北方者，天地所閉藏之域也。其地高陵居，風寒冰冽，其民樂野處而乳食，臟寒生滿病，其治宜灸炳。故灸炳者，亦從北方來。

南方者，天地所長養，陽之所盛處也。其地下，水土弱，霧露之所聚也。其民嗜酸而食胘，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，其病癰痺，其治宜微針。故九針者，亦從南方來。

中央者，其地平以濕，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。其民食雜而不勞，故其病多痿厥寒熱。其治宜導引按蹻，故導引按蹻者，亦從中央出也。

故聖人雜合以治，各得其所宜，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，得病之情，知治之大體也。